

古代从海上漂到长沙海边的朝鲜人

钩沉

□ 吴剑坤

清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朝鲜国高才彦等六人于七月初二日出海捕鱼,二十一日遇到大风,漂流到如东挨沙横港,船也损坏,于二十五日上岸逃生。挨沙横港即后之长沙港。其时,掘港营海防官兵发现海边有一只无人“夷船”,“夷船”即外国船舶。于是立即进行巡查,终于在长沙海滩,发现高才彦等六人,由于他们懂汉字,经过笔谈询问,知道他们为朝鲜人,于是上报掘港营都司施元凤,施元凤又转报如皋县知县范士义,范士义一方面指示:“安顿公所,优给口粮。”范士义又禀报江苏巡抚林则徐,林则徐根据已有规定,指示“妥为安顿,查照向例,分别委员护送。”同时向道光皇帝呈送奏折。

在《林则徐全集 第二册 奏折卷》(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,海峡文艺出版社,2002年10月第1版)中有一份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于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(1835年10月19日)向道光皇帝所上的奏折。奏折说“据如皋县知县范士义禀称:‘准掘港营都司施元凤移报,七月二十六日,据防守海口弁兵,巡至挨沙横港,见有失风夷船一只,各舱浸水,无人人在船。当即检查踪迹,于长沙海滩,寻见难夷六人,询系朝鲜朝人,能书汉字。随给纸笔,据书‘高才彦、金水得、金万得、高干得、林贵得、国得大六名,于七月初二日开船捕鱼,并未带有货物。二十一日被风,漂流到此,船已损坏,人无淹溺,于二十五日上岸逃生。’等语。当即安顿公

所,优给口粮。理合禀报。’各语。臣即批司行令妥为安顿,查照向例,分别委员护送去……。”

因为,当时还有十七个琉球人,遇风漂至华亭。故林则徐在奏折中还一并禀报说:“兹据江宁布政使杨毓、苏州布政使陈奎、江苏按察使裕谦会详称:‘查琉球难夷遭风飘至内洋,例应护送浙江,由内地赴闽,附搭便船回国。今李崎筑登之等十七人,遇风漂至华亭地方,已经给予口粮,并将已坏原船优给价银,复经加赏资斧,委员护送回省,附便回国。其朝鲜难夷高才彦等六人,亦经优加抚恤,并将原船变价给领,循例节次成案,委员护送进京,遣归本国。’得情,详请具奏前来。除分飭各该委员妥为护送外,仍

分别飞咨闽、浙、直隶、山东督抚臣飭知道地方官逐站支应接护前进;暨咨明礼、吏、兵三部查照办理,以仰副主怀柔远人至意。

所有琉球、朝鲜难夷漂至江境,分别护送缘由,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陶澍,合词恭折具奏,伏乞皇上圣鉴。谨奏”。

道光皇帝阅林则徐的这封奏折后,于九月十五日朱批:“知道了。钦此。”

其实,这不是朝鲜人第一次从海上漂到皋东海边,早在明成化年间,就有三十多个朝鲜国济州人也漂到长沙海边。对于这些不速之客,都得到皋东人的热情妥善安排,热情接待。

“仓”在盐垦事业中的作用及其影响

抉隐

□ 管霖

据顾毓章编著的《江苏盐垦实况》记载:大豫盐垦公司至民国14年(1925),负债已达140万元,除南一、南附、中一、中二4个区已由股东分领外(注:当时股东领到土地后,有的建仓自营,有的将土地转买),还南二、南三等6个区抵债或零星出售。其中南附区改称同仁公司,自行设仓管理。后顾毓章又在《张謇农垦事业调查》中述:“大豫公司在民国16年(1927)至17年(1928)就没有能量了。”显然,公司因碰到资金瓶颈发展受阻濒临倒闭,后续的兴垦任务就历史地落到“仓”的肩上。

从民国17年(1928)起,大豫境内掀起声势浩大的建“仓”热潮。据《大豫镇志》记载:南二区有2.42万亩、南附东区有1.25万亩未垦,零星出售。头脑灵活、勇于开拓的启海人纷至沓来领垦建“仓”。据南通海垦牧公司水利部主任邱云章在《张謇农垦事业调查》中述:“启海人素有种田能手之称。当得知大豫盐垦公司的田价便宜时,一些小粮户(富户)有钱不存银行,宁肯购买田。他们认为,田是子孙之根基,强盗抢不走、火烧不掉;买大豫田,有部照,划好界址,买得放心。还有的大粮户(地主、富农)买大豫田的更多,有的甚至把老家的财产全部变卖,迁居大豫。”

至民国25年(1936),大豫境内相继建起日丰仓、小黄仓、竟成仓、协和仓、罗家仓、吴家仓、谢家仓、卢家仓、三友仓、董家仓、陈家仓、袁家仓(3个,仓主同姓)、郭家仓(2个,南仓与北仓)、乔家仓、刘家仓、蔡家仓、倪家仓等20个仓(不含早期所建的仓)。覆盖今大豫镇的巩王村东部、丁家店村东部、马家店村西部。实际垦荒面积3.5万亩左右。占“两区”(南二区、南附东区)未垦面积的95.3%。有资料载:遥望港两岸(河南为大有晋公司、河北为大豫公司),大小“仓”星罗棋布,如雨后春笋,一个挨着一个,到处洋溢着垦荒植棉的繁忙景象。

事实证明,启海人吃苦耐劳、任劳任怨精神,无可厚非、难能可贵,他们开启了大豫植棉的先河。原南通市农垦局副局长黄德元在《张謇农垦事业调查》中述:“家父初去袁家仓(今巩王村25组)种仓田时,春去冬回(海门老家)。开始只种一熟棉花,产量很低……”为了提高棉花产量,在兴垦过程中,启海人十分重视土壤改良和科学种植。按照公司规划每个仓在进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时,对沟、路、涵、闸、桥等配套设施同步进行,一气呵成。仓田与公司田一样,呈现出纵横交错河网化、条田化格局。同时,着力对新垦土地进行综合治理。开挖(条)田沟(浜河)、排田横河,对盐碱地进行爽碱;对盐分较重田块,用开行留草免耕法和每年冬春积肥铺生、抬高土层、对棉田加盖茅草,防碱保苗,增加土壤有机质;对

垦后一两年基本熟化土壤,始种首蓿(黄花儿,启海人称草头),即“种青”,培肥地力,改良土壤。通过三、四年的土壤改良后,土地得以成熟。开始种植混杂中棉(统称沙花)和退化美棉(统称小洋花),这些棉种品质差,产量低。民国25年(1936)江苏成立棉产改进处,于南通三余设第一棉作中心推广区后,垦区全部改种脱字棉优良棉种,棉花产量、品质得到明显提高。据盐垦史料记载:民国二十六年(1937),南附区亩产皮棉高达160斤,创当时垦区植棉历史新高。

民国35年(1946)土地改革时,地方政府根据中共中央《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》精神,“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,实现耕者有其田”,取缔了“仓”,没收了仓房和仓田,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田地,扬眉吐气,欢欣鼓舞,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大豫人民在这片新生土地上续写着未来,创造着新辉煌。1950年,如东县在大同乡王荃村(前身为袁家仓)培育岱字棉优良棉种,成为岱字棉推广基地。20世纪60年代初,岱字棉发生大面积枯萎病,导致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。1968年,南通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钱金海,驻点大同公社五大队十二队(巩王村30组,前身为袁家仓),并成立了农科队,通过12年的不懈努力,终于研究培育出抗枯萎病棉种,使昔日的仓田变成了棉花高产田,亩产籽棉410斤。为20世纪70年代如东实现皮棉百万担作出了贡献。

吃水不忘挖井人,吃粮不忘垦荒人。如没有张謇当年创办的盐垦公司和后续的“建仓兴垦”,就没有今天的大豫和10多万大豫人(沙地人),就没有四通八达的河网水系,就没有方格化农田和整齐划一的美丽村庄。这一切都是张謇为大豫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。换言之,“建仓兴垦”只不过是张謇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,但“仓”的地位与作用毋庸置疑不可小觑,它是张謇“废灶兴垦”发展盐垦事业理念的延伸,也可以说是兴垦植棉中的一大创举。它不仅助推了大豫盐垦事业的持续发展,而且为大豫后来的棉花生产夯实了基础。更重要的是“仓”与盐垦公司一样在沿海盐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。

“欲知大道,必先为史”。进入21世纪,笔者身为土生土长的大豫人的后代,为弘扬和传承张謇垦植精神,繁荣大豫经济建设,在研究盐垦历史的同时,把研究沿海垦区特有的“仓”文化与农耕文化、地名文化相结合,其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,意义重大、影响深远。

参考资料:《大豫镇志》《南通市粮食志》《江苏盐垦实况》《张謇农垦事业调查》《盐垦研究》《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——盐垦编》



刘志康摄

围垦二三事(2)

辑佚

□ 缪仁德

短短10多天围垦工地生活是我走上社会面临的首次大考,特别是那艰苦的生活环境对我们每个参战人员来说都是一次考验。以吃来说,在那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。由于粮食亩产还不到400斤,除了交售征购粮,队里提留储备粮外,分到户的口粮根本不能满足食用。而上工地吃饭尽管不用计划,但还得用胡萝卜或到海安角斜购买山芋掺和煮饭以填饱肚子。围垦期间,一般营排都会吃上几次肉。我曾看到有几个工棚前还扣着猪圈,拴着,这是后方大小队(村组)犒劳的。我们大队却无能力买些猪肉。

尽管如此,我却意外地尝到了一次野味,饱了民工的口福。那是一个月光朦胧的晚上,一名挑水工返回途中,一只倒霉的野兔撞死在水桶前,让1排的民工解了一下馋。那时的1双胶鞋仅值3元多一点,但大多数人还是买不起,所以只好穿着草鞋或蒲鞋上工地,还有些人干脆赤着脚干活。由于海风咸湿,为防腐蚀,大多数民工穿着并不能御寒的旧棉袄、棉裤(或球裤),工地上挑泥人群川流不息,往往是汗流浹背,一旦休息,极易感冒。如遇下雨,防雨工具又成了很大问题。由于那时市面上没有雨衣、雨

披可售,大多人只能穿着用茅草编织的蓑衣,有头路的人不知从什么方搞来了薄膜,请缝衣工缝制雨衣雨裤,既防风又防雨,且又十分轻便,工地上的雨具成了民工眼里的奢侈品。

围垦工地的艰苦生活,我至今都没有忘怀,这样的情景,现在的年青同志恐怕难以体会到。而对我这个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说,身临其境,得到了一次历练。这为我后来到公社机关工作打下了基础。那时的公社机关个个都与农业打交道,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不能干好工作的,比如干旱到来时,不分日夜地组织抗旱;涝灾来临时,多数人往家赶,而我们却要往外跑,冒雨检查田间积水,一旦形成水灾,就要立即组织排涝;而每年台风季节,为确保海堤安全,还要动员民力顶风冒雨到海堤防汛。参加了耕北围垦锻炼了我,充

实了我,特别是对海堤施工标准,技术要求,防汛抢险有了较为理性的掌握,这就为我1994年指挥洋口乡在斜港河南滩围垦得以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20世纪90年代,沿海海洋捕捞业迅猛发展,前景看好的海水养殖势头有增无减。洋口乡在斜港河南有大

片滩涂,如果围垦用作海水养殖是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。乡党委锁定这块宝地,决心抓住机遇,实施围垦,发展经济,造福全乡人民。1994年3月,乡政府具报告,4月获县政府批准,6月又获市水利局批准。乡党委讨论决定成立斜港河南滩围垦指挥部,并由我这个分管农业的书记担任总指挥,并邀请耕茶区水利工程师杨德瑞同志担任技术总顾问,其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只对拟围海堤走向实地勘测、放线、打桩,制定施工方案。这次施工采取人机结合的施工方案:对地面高程6.0以下部分由人工挑抬内外围堰和隔坝(每50米长为1个),然后用泥浆泵吹填至8.0。对全线唯一的一处长70米、地石高程-2.20米的缪家丫子险段,指定范园(现池塘头村)、老庄和童桥(现为新坝村)3个“尖刀”村负责施工。

工程开始前,乡村分别召开会议,层层统一思想,大力宣传发动。乡村还多次召开广播会议,使围垦意义、要求、前景深入人心。由于事前工作细致,透彻到位,极大调动了全乡人民参与围垦的积极性。11月23日是开工之日。清晨,乡村广播同时发出了出征动员令。天一放亮,3500多名民工

参与围垦的战斗在全线打响,大家严格执行施工须知。第10天,围堰雏形已呈现在人们视线中。事不如意十有八九,没想到12月20日中午涨潮时分,8级狂风掀起巨浪如排山倒海般直冲缪家丫子,险情随时能对围堰造成威胁,如不采取果断措施,围堰一旦决堤,围垦工程有可能将前功尽弃,其损失将十分惨重。在这关键时刻,指挥部从防汛民工中紧急抽调1000多人投入抢险,一边从内堤取土加高,一边组织民工下水排成“人墙”,以减轻海潮对堤身的冲刷。经过两个多小时抢险,终于保住了围堰。退潮后,又立即加土夯实外围堰,并将此处的1:5外坡扩大到1:10,同时新增了二级坡,以确保万无一失。抢险的情景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常常浮现。

1995年1月5日,全线完成内外围堰、隔坝及1700米供水河开挖任务后,1月10日,8台泥浆泵同时开始对堤身不停吹填,到4月底,吹填任务结束。为确保堤身安全,另对两条无名小港汉又筑坝加土补齐内外青坎,并统一放流补平,至此,长1705米的海神堤围垦宣告竣工,围成面积1005亩。万万没想到的是,这次小规模的多级围垦竟开了全省省级独立围垦之先河。

家有儿女

为孩子准备一份 如东日报



《如东日报》微信公众号



《如东日报》电子版

开“屏”伤眼,与电子产品相比,报纸是最适合孩子的资讯来源。安全全面,报纸信息来源正规,信息就像营养套餐一样搭配合理。知识博览,从报纸上了解新闻、了解知识、了解如东的前世今生。

读如东,读如东日报

